文章辨體

海虞後學吳　訥

序三

泉州同安縣學故書目序　朱晦庵

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官吏傳以相承不復省至熹始發視則皆故弊殘脫無復次第獨視其終篇皆有識焉者曰宣德郎祕書丞知縣事林姓而名亡矣按縣治壁記及故廟學記林君名濆字道源以治平四年爲是縣明年熙寧初元始新廟學聚圖書是歲戊申距今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纔八十有八年不幸遭官師之解弛吏水火盜竊之餘其磨滅而僅存者止是耳而使之與埃塵蟲鼠共敝於故箱敗篋之間以至於泯泯無餘而後已其亦不仁也哉因爲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六種一百九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去者復二種二

十六卷更爲裝潢爲若干卷著之籍記而善藏之如故加嚴焉復具刻著卷目次第闕其所失亡者揭之使此縣之人於林君之德尚有考也而熹所聚書因亦附見其後云

贈徐師表序

莆陽浦徐君師表論五行精極建安今年新進士數人大抵皆其所嘗稱許序引具存可覆視也一日見予屏山之下因以所知十餘人者驗之壽夭窮達之間中者八九以是知諸君之譽徐君者也不爲妄而徐君之得諸人也不爲幸其挾諸人者不爲誇矣將行求予言以贈予惟人之所賦厚薄遲速有不可易者如此而學士大夫猶欲以智力求之至於義理之所當爲君子所不謂命則又未聞其有必爲者何哉徐君之所從遊多吾黨之士坐語從容試以是說諗之庶乎其有益也

送郭拱辰序

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稱爲良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并與其精神意趣而盡得之斯亦奇矣予頃見友人林擇之游誠之稱其爲人而招之不至今歲惠然來自昭武里中士夫數人欲觀其能或一寫而肖或稍稍損益卒無不似而風神氣韻妙得其天致有可笑者爲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計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有以知其爲予也然予方將東遊鴈蕩窺龍湫登玉霄以望蓬萊西歷麻源經玉笥據祝融之絶頂以臨洞庭風濤之壯北出九江上廬阜入虎溪訪陶翁之遺跡然後歸而思自休焉彼當有隱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將見之欲圖其形以歸而郭君以歲晚思親不能久從予遊矣予於是有遺恨焉因其行書以爲贈

黄子厚詩序

余年十五六時與子厚相遇於屏山劉氏之齋館俱事病翁先

生子厚少余一歲讀書爲文略相上下猶或有時從余切磋以進其所不及後三四年余猶故也而子厚一旦忽踴躍驟進若不可以尋尺計出語落筆輒驚坐人余固歎其超然不可追逐而流輩中亦鮮有能及之者自爾二十餘年子厚之詩文日益工琴書日益妙而余日益昏惰乃不能及常人亦且自念其所曠闕又有急於此者因遂絕意壹以頑鄙自安固不暇復與子厚度長絜大於文字間矣既而子厚一再徙家崇安浦城會聚稍希濶然每得其詩文筆札必爲之把玩賞歎移日不能去手盖子厚之文學太史公其詩學屈宋曹劉而下及於韋應物視柳子厚猶以爲雜用今體不好也其隸古尤得魏晉以前筆意大抵氣韻豪爽而趣味幽潔蕭然無一點世俗氣中年不得志於塲屋遂發憤謝去杜門讀書清坐竟日間輒曳杖行吟田野間望山臨水以自適其於騷詞能以楚聲古韻爲之節族抑揚

兩下俛仰疾徐之間淒厲頓挫幽渺回縈聞者爲之感激慨歎或至泣下由是其詩日以高古遂與世亢至不復可以示人或者得之亦不省其爲何等語也獨余猶以舊習未忘之故頗能識其用意深處益未嘗不三復而深悲之以爲子厚豈真坐此以窮然亦不意其遂窮以死也衰暮疾痛餘日幾何而交舊零落無復可與語此者方將訪其遺藁櫝而藏之以爲後世必有能好之者而一日三山許閎生來訪袖出子厚手書所爲若干篇別抄又若干篇以示余其間蓋又有所未見者然後益知子厚晚歲之詩其變化開闔恍惚微妙又不止余昔日之所知也爲之執卷流涕而識其後如此子厚名銖姓黃氏世家建之甌寧中徙潁昌且再世毌孫讀書能文昆弟皆有異材而子厚所立卓然尤足以自表見顧乃不遇而厄窮以死是可悲也許生嘗學詩於子厚得其戶牖收拾遺文其多乃至於此拳拳綴緝

師死而不忍倍之是又可嘉也已

贈相士序

呂伯恭

自孔子前相術固已槩見於世若周叔服相孫叔敖之二子一言其必食子一言其必收子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福也子文及叔向母見越椒伯石之始生一言其必滅若敖氏一言其必喪羊舌氏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數十年之後福焉而福禍焉而禍無一不合誇於口者有之筆於書者有之孔子未嘗過而問焉孔子周流天下當時之人每以相術窺之有曰顙類堯也有曰肩類子產也孔子與門人弟子聞之不過付之一笑耳荀卿以大儒而著非相之論何也吾夫子之門蓋自有相殆非世俗所論之相書也申申夭夭此孔門相容貌之術誾誾侃侃此孔門相言語之術翼如襜如即孔門相步趨之術勃如躩如即孔門相顏色之術一部一位一占一候毫釐不差季咸吾舉許

貧之術至是皆末矣曾子傳此相書以相人故發而爲言動容貌之論子思傳此相書以相人故發而爲動乎四體之論孟子傳此相書以相人故發而爲眸子瞭眊之論苟荀卿得孔門之相書將心醉服膺之不暇何暇非他人之相書耶

序江漢先生死生　　元姚燧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掛俘藉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先生見公戎服而鬚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即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嘶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巳被髮脫屨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巳同禍矣

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僉來鄴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先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死生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其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膏血以鬬燬燃僵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挫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

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苟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已此其胸中擬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已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已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泫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元學士文藁序

吳幼清

儒者以文章爲小伎然而豈易能哉能之不易而或視以爲易焉昌黎韓子之所不取也且其爲不易何耶未可以一言盡也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氣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備又其能以純備乎或失則易或失則艱或失則淺或失則晦或失則狂或失則萎或失則俚或失則靡故曰不易能也學士清河元復初自少負才氣蓋其得於天者異於人而

又浸淫乎羣經蒐獵乎百家以資益其學增廣其識類不與人人同既而仕於內外應天下之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益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言而已故其文脫去府流畦徑而能進古作者之道正矣而非易奇矣而其艱明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韓子之堂者不於斯人而有望與予與之交也久今由湖廣參政赴集賢學士之召與予遇於江州出示近藁三軼所得有加於前予非能文者喜談文者也於斯時也而有共談之人如之何而不喜也雖然無迷其途無絶其原願共服膺韓子之言以終其身

劉夢吉

莊周夢蝶圖序

周寓言夢為蝴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為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為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

學縱橫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才高意廣有不能自已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耿焉之身橫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絕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託夫家人晦俗而為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于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為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吾之所謂齊也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為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於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固莽厥煩者

孰不樂其易而爲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寧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周者皐落楊內翰而序圖者劉某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李仲淵御史行齋謾稿序　程鉅夫

自予識御史李君仲淵而後知天下真有以古文爲任者邪說興而大道廢議論勝而文氣卑其來久矣古人一章一句該體

用其本末備終始猶有餘後世累千萬言欲究其理而不足非
文之至也耶若原道原人太極圖說通書西銘等作方可稱繼
三代者然必如是而為文則天下之文廢矣又豈通論哉作述
之體既殊古今之尚亦異學足紹先聖之道言足垂將來之法
而已豈必模三墳擬大誥而後為古乎此仲淵之所憂而吾之
所以知仲淵也仲淵材峻而氣渾學富而行實其為政簡而敬
和而平以扶綱常任教化為本主其不可奪則卓然有古遺直
之風故其文精鑿沉鬱不假議論而理自見不托迂怪而格自
奇其本則六經其辭則雜出西漢而下其可任以古人者仲淵
其人乎然文之盛衰世道之占也我朝之盛自古所未有獨於
文若未及者豈倡之者未至而學之者未力耶今天子方以復
古為己任於上弘其風汲其流俾焉而任於其下者非我輩之
貴耶而吾老矣仲淵不可辭也仲淵名原道號人有集曰行齋

謏崇見示屬予以序不勝狐裘羔袖之愧

送屠存博之婺州序　　戴師初

古之君子可以仕乎曰可以仕而可以不仕者也今之君子不可以仕乎曰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者也可以仕而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可以仕而其身可以不仕者也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不可以仕而其身不可以不仕者也古之君子其得材也厚矣其師良其學之之法備上之人時其可仕也然後仕之然而不必皆仕也不必皆仕而爲民則亦無不樂也今之君子其材不及古矣師不必皆良也學之之法不必皆備也其可仕也上之人不必皆仕之也然而皆有欲仕之心焉以爲不仕而爲民則其身將不免於累也故古之君子可以仕而仕則仕者皆爲賢公卿大夫可以不仕而不仕則不仕者皆爲良民今之君子其仕者既無以心服不仕者而其不

仕者至於無以自容其身今古之不齊與其俗之靜躁人之治亂如斯而已矣杭有沼黨屠君約字存博學古人之道而其材能爲今人之所難能生於紛靄長於家華而闔門哦書耳目不亂取所得於書之清切雄快者發之於歌謠布之於翰墨有騷人貞士之趣年四十矣當路數授以官翺翔而不就迨于今玆又极之爲婺學正始拜而行斯人也使之不仕知其能靜使之仕知其能治者乎然予於存博猶有欲言焉盖存博之可仕者以其材與學而不可以不仕者猶以其身乎夫人之生於世勞矣其不勞者非人道也古之爲民無刑獄猝至之憂無賦役淹久之苦人知其可羨如彼也然其筋骸膚體疲於田疇而拘於耒耜狎習於風寒暑濕之事與今之農夫正等耳居之久也以百里奚甯越之賢不免於叩牛而呰釋鋤而起他可知已今之民一名爲儒則其處也函壺而塵尾其出也高車而肥馬乃有

古時已仕在官者之所不及至於在家庭爲子弟僕役在道塗爲火賊有戴在庠序爲生徒肄習其勞逸萬萬相遠於古人又未論也論已仕者之嘗勞較於未仕者之責愈鄭也未仕者之責止其身已仕者之責及其人爲官吏者治人以政爲師長者教人以道也嗟乎存博知大道之難於政身之可憂輕於人今之勞也猶逸於古其有泰然於心也乎哉存博行矣異時教學稱東南經術淵府正余前所云師良而法備者也今猶有爲東萊公之學而不變者乎存博閒而求之求之而得其人則以余說質之又歸而教余焉

贈黃彥實序

自老莊氏憂身厭世有不願爲材之意而世之闒茸晦昧者託而逃焉烏乎是何不仁已甚耶天之生人苟不使材者率之則如勿生而已耳材聰目材明人之不可無耳目者以其非是二

物則往往陷而入於水火今曰我之耳不願爲聰我之目不願爲明其不爲癈人乎若曰聰不至於聽闕蠖明不至於燭淵魚則懇於聰明之過之論而非以聰明爲不美而不爲也畜馬願其善走畜劍願其善割者馬之材在走劍之材在割也有惡馬之騍劒之銛寧得土馬木劒焉不可也余少壯時州之慈谿有黃東發先生以經術行義政業爲江南名卿緑桑梓故每與評騭古近人物以爲士之生斯世誠不可無材益當其時方以閩閣科舉取士幸有父兄之素場屋之目則攀援而試之試之以文墨記覽錢穀獄訟之類俱不可則名曰道德展臂雅揖垂紳緩趨浮沉談笑羣衆中不失繩墨即咎責不加而品級馴致惟先生輩起寒遠實用所能取之於人寸量尺叙然後至故其語執之良堅後生晚學化之皆矯然有自勵之色而先生歸而私督其家庭子弟者尤嚴於他人先生没後二十年家單仕絶西

辟不立平時炎門赫族勢當同澌同盡而其子弟乃於中間方以材著大德辛丑之夏過宣城教官字彥實者于杭問之先大夫乃東發翁也行藏本末無不習聞之古人之學問文獻無不貫淹以至於雄詞雅章機春數弈奇聞異解疏通部屬一二去人遠甚茲非天之所生而家庭之所成者邪以斯人之窮望於吾徒甚急今即用材又可得不用爲邪雖然古人之材因事而見其未有事也若無材然彥實之劍與馬惟謹毋使人畏其銛且驟而益務藏聰明以待事至而出之何如回宣城王敬仲兄弟尤余所材也亦以是質之

忠史序　歐陽原功

忠也者盡已之名也天以事物當然之理賦於人人盡其所當然者而無憾焉是之謂忠今語人曰臣事君以忠與忠恕之忠同則莫不駭然以爲非而實然也或曰臣盡臣道於君忠矣子

盡子道於父何獨曰孝乎曰不然也禮記所爲内盡於己而外順於道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此即吾說也然則上盡其所當然於其下其名曰何曰盡有不敢不勉之義上下之間必有別也故盡之對爲推推即恕矣程子嘗爲忠恕一也事上之道莫若忠使下之道莫若恕後儒疑之未喻此也人生而靜動與物接即有盡已不盡已二者出乎其間識者知其然固無一息而非吾效忠之時也是道也所以事君所以事天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寧其嚴乎番易楊玄翁有見於此久矣大父通守任軒先生當宋季官守以直聞難以死節著玄翁慨然先志作忠史十餘年成書於是上下數千年臣子大義粲然雖其微而一言一行苟無媿於盡已者悉録之又微而裔夷小邦婦人女子之操不遺也又極而心跡形似之間皆有以覈其實是非枉直瞭然不繆於古人何其

至公而當也嗚呼自忠之為說不明士大夫平居無涵養省察之功涖事無鞠躬盡瘁之志立朝無直言敢諫之風至於臨難死節能保其必然也耶嗚呼宇宙間此道明即天地變化草木蕃不明即天地閉賢人隱甚可畏也余為國子博士時職當校讎書既表章之猶思玄翁著書之志未白也故述忠說於斯嗚呼是書果行於世也夫書之幸也夫世之幸也夫年月日具官

歐陽玄序

孔氏譜序

揭曼碩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三孔三孔之子孫曰克己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孫繇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諜而收其所未續者遂攜之至于京師以示諸學孔子者徯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illegible]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

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諜者也然徒知重其譜諜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諜也猶非其子孫也而況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七百有餘歲矣天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哉衢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況其子孫乎其爲孔氏之子孫亦難矣故籠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爲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爲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爲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闡乃祖之道而已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爲務而況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恐其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慎之某日月具官揭傒斯序

南昌劉應文文集序　　虞伯生

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寫委折演注至於南昌則山益壯水益大故生人稟是氣者多能文章而其爲文又能脫畧其鄙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體故言文者未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常以怪詭險澁斷絕起頓揮霍閃避爲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爲絕妙其次者泥取耳聞經史子傳下逮小說無間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爲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下者迺突兀其首尾輕儇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此應彼以文爲事嗚呼此何爲者哉大抵其人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怪其禍之至此不可收拾也嗚呼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天下也即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南豐非其人乎執筆之君子亦嘗取其書而讀之凡已之所爲合於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已之謬可知已而曾不出此何也

蓋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非止發於天資而已也其通今博古養德制行所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爲寡陋而爲能者不知思也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況三君子之上有當知者尚遠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命則亦惜乎秀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豈獨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君資深以於余一歲相好也不遠萬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教觀資深之意深有望於其子矣余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徙而不怒其進中於有司而分教一郡宜矣信乎山水秀潤之所鍾者誠有可望者也然余聞之傳曰觀乎會通以行其典禮非觀乎會通則固陋而已夫止其所已能而進其所未能君子之道也余僑居江西三十年矣是亦江西之人於江西得無情乎矧吾丈人之子余安得不以告江西之文敝者而告之應文顧應文之勉之也

安先生文集序

默菴集者詩文凡若干篇藁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纂錄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之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

於異國而皆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汲其所自以
孔孟之時我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尊之也觀其辨祭於
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
蠛蠓之細大蹴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
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為國學官者從問其所說
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因叅躡往者將有
志中實虧屈未立已頹揆厥無成實由分異儒時馳聘大道不自
欲顧念初心恍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蓋德之所至可見矣
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幽莽依託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必
有振出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
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遲之以優入
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效則所以發揮斯文
者豈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惟舊

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至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已乎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祖闈用力之要而氣血向衰稟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聞於當世寧無慨然若予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爲序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遝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振舉其已墜維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

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
教爲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趣厲有經濟之志中爲賈沮徊翔
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
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
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爲
則爲逸于淮振于海冀不可爲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
死非有它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已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
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頑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推此
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
爲若公者士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
者公一人爾孫富爲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
岳申所爲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録
見公自述甚明四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訝其

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慷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古詩考錄後序

吳立夫

予嘗從黃子學詩黃子集漢魏以來古詩凡數十百篇詩之作尚矣蓋古今之言詩者異焉古之言詩主於聲今之言詩主於辭辭者聲之寓也昔者孔子自衛反魯乃與魯太師言樂樂既正矣而後雅頌各得其所史遷則曰古詩三百餘篇聖人特取其三百而被之弦歌所謂洋洋盈耳者不獨主於聲也或因其斷章取義而欲以導其言語之所發或本其旨指全體而務以約其性情之無邪是又不以其辭哉制氏世世在大樂官蓋頗識其鐘鼓之鏗鏘而不能言其義虎鳴騶虞伐檀文王四調循得為漢雅樂之所肄且混於趙燕楚代之謳者無幾自其辭言

古今義理之極致一也自其聲言則樂師瞽瞍之任未必能勝夫齊魯韓毛四家之訓詁者也雖然古之安樂怨怒哀思之音蓋將因其辭之所寓者而盡見之故當時之聞韶者則從容稱綏觀武者則發揚蹈厲是獨非以其聲辭之俱備歟哉自漢魏以來誠不可以望古三百篇至於上下千有餘載作者間出如以其聲則沈休文之樂志王僧虔之技錄自能辨之苟以其辭則今無越乎黃子之所集者吾猶恐古之言詩不專主於聲而今之言詩亦不專主於辭也何則古之言詩本無定聲亦無定韻聲取其諧韻取其協平固未始常為平仄固未始常為仄清固未始不叶為濁濁固未始不叶為清自近世王元長沈休文之徒始著四聲定八病無復古人深意新安吳棫材老乃用是而補音補韻先儒亦嘗取是而叶詩叶離騷蓋古今之字文不同南北之語言或異而音韻隨之是雖不待於叶而自能叶焉

者也故當觀其辭然則古之言詩者辭而言樂者則聲也采詩之官不置樂府之署不設吾無以聲為也若夫今之言詩既曰古近二體古體吾不敢知而近體乃謂之為律者何也又安得不求夫聲辭之俱備而後為至哉考乎古者考此足矣試以是而復之黃子序于末編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後序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一卷八篇天隱子亡其姓族邑里或曰子微託之者也夫黃老之說始自黃帝老子太史公老子列傳則稱其以自隱無名為務至其道乃曰無為自化清淨自正無他異也當漢初黃老盛行至武帝又好神仙文成五利之徒迂誕恠譎之士神光巨跡千變百幻雖嘗一致橋山之祠欲追黃帝之遺風者獨不及老子神仙方技豈又與道家戾歟東漢以來世之儒者方以天文封候為內學而為天子公卿之所賓禮甚

則唱於鬼道左慈啓之葛玄紹之玄之後則有鄭君鄭君之後則有葛洪葛洪之後則有陶弘景洪與弘景本儒者當天下多故欲自縱於方外逸民之間一傳而王遠之再傳而潘師正三傳而吳筠司馬子微考其學今天隱子之所述已盡之矣予觀天隱子冲澹而閑曠虛靚而寡欲黃老之遺論耳然而龍虎鉛汞抽添吐納之事未之及也豈或秘而不言歟夫以老子之修道養壽雖太史公猶不盡信又况後世之迂誕恠譎者可必得而悉徵之歟自今道家而言彼謂性宗儒者則曰此心也必主於覺彼謂命宗儒者則曰此氣也必保其純一天人達性命因其血肉口鼻之粗而得與造化溟涬同入於無盡盡之妙此古之人所以長生而不死者豈或別有其術歟不然天隱子之學亦止於是而已歟或曰孔子嘗師老子吾聖人盖有假者也特以語恠而不言故曰述而不作敏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則

老聃彭則彭祖也雖然老子東周一柱下史耳幽王時有伯陽父顯王時有史儋本是二人且不與老子同時老子固壽矣太史公欲合伯陽父史儋為一人且爲老子則亦疑弗能定也彭祖本大彭氏國陸終氏第三子當堯時始封又國語曰大彭豕韋則商滅之注謂在武丁時自堯至武丁中與上下且七八百年亦無緣大彭之國自興至滅止當彭祖一世世之言彭祖壽者吾又可得而必信之歟盖孔子所言老彭自是商之賢大夫不謂老聃彭祖也老子嘗問禮矣彭祖者竟何爲耶豈或果有養生之說耶嗚呼吾聖人未嘗言養生然亦未嘗不養生禮者所以節其動容周旋樂者所以發於詠歌舞蹈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無非養也固未嘗以養生言也天地陰陽開闔屈伸之變亦何所不有夫又何訝乎尸假矣哉

釋迦方域志後序

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乞食營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物產甚悉唐藝文志載其目寺始從學佛者游煩究其所為志者盡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敦煌祁連間匈奴冒頓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居其地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自疏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類師古曰塞今釋種也塞釋聲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地烏孫昆莫又擊破之而大月氏西徙大夏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休循捐毒國絕小依蔥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孫張騫云在大夏時買人往市身毒得邛竹杖蜀布身毒居大夏東南有蜀物度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卒爲西南夷所閉不得通李奇曰身毒一名天篤即今浮屠胡也按此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九百二十里西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大夏賈人云在

其東南虛稱里數至於百千欲以誇漢使爲遠實一國也漢西域傳止載捐毒而張騫傳乃引身毒要之烏孫所治亦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而近漢擊匈奴收休屠王祭天金人金人蓋今佛氏遺像休屠王漢張掖郡地將近故塞國也而身毒及東漢又稱天竺摩騰竺法蘭之徒始持白氈之像及所譯四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盛齋戒之祀范曄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葱嶺間小國後漸大或爲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葱嶺以西乃爲塞種葱嶺以東多是雜胡亦不待辨而可知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爲大國東天竺乃與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所君罽賓隋唐之間別曰漕或曰矩乇且在西天竺之列東南海外扶南林邑又南天竺之隣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本塞種獨稱中印度印度天竺之梵言猶捐毒也至謂其道則

已幾徧天地之所覆載與夫貫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庇矣哉
先王之世道德同風俗一文爲制度悉已定奇言寬行怪巧異
技之人卒不自容於執法之吏去古日遠民不見聖甚則立枯
抱石以爲行髡首祼身以爲飾或曰是方外之士也至於傷教
害義亂大倫而猶不必顧及漢而後天竺浮屠之教熾然乘之
達賢君子反受其法又衣以老莊列子之告且曰史蘇常紀其
異矣仲尼亦嘗許其聖矣何不可者吁西極之多幻也世之政
教陵夷民惟異物之是還宋何承天善天文星曆而胡僧所論
冬至日晷與天竺一占異周白蘇秖婆善胡琵琶一均之中間有
七聲則又得之西域於是西京龜玆之樂陳於立部婆羅門九
執之曆厠於大衍甚者周孔與釋迦並稱亦毋慮乎書其旁行
而與韋編鐵擿之經混爲一錄也雖然天地之一氣既朕而萬
形有變化容者羽者毛者麟者介者根荄者浮生者而恒出入

於一機區已別矣安在其精靈之起滅因報之相尋哉夫何造化之功用陰陽之屈伸又與吾儒異也傳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今浮屠氏乃索言之始於無所始也窮於無所終也殆有出於心志耳目之所不能及者吁怪矣哉自漢宣元以後西域服從於是土地山川王侯户數道里遠近詳實可考隋唐之世裴矩賈耽則又皆圖而志之若夫道宣之作本爲其徒設也吾見其與前史有異故特爲紀地理者述其槩焉

東海遺錄序

頃予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稱譽吳思齊論文丞相事云自江西初起崎嶇山谷賙募義徒啡咜洞丁造蘇門請申伏不啻數萬而尹玉貫爲驍將大衣冠指麾衆皆詣闕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部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

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彦提重兵居毘陵且有叛志尹玉克以絶太湖梠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趣存六書趣弃聊攝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悟復令駐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遽奪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又絶江遁乃即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權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逬收集亡散無兵無粮大勢去矣帝羈友馳正偽吏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爲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閑傳郵況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如使手障之至死不屈微其二子有愧色於宗國矣其書大畧如此予後又見淮陰龔開所作文宋瑞陸秀夫二傳詳焉方唐末五代之季藩鎮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强類無不欲黄屋左纛自爲者先宋知其然一

旦戚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遽用儒臣以爲始終不足以盡復乎石晉所割之境土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候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山海之間內政不修外循恃夫江淮以爲固久之南北夾攻朮蔡之藩籬自撤其蔽荆襄受圍鄂渚有警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不絕此其國勢垂盡殆如囊中探丸圍中逐鹿無復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子或死節或死事卒之宋瑞秀夫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而不在於古今者嗚呼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騣霧鬣豪骭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

稽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爲此二傳類司馬遷班固陳壽以下不及也此亦無負於秀夫者哉予故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詢之故老徵之雜記題曰東海遺録且以待太史氏之采擇

送俞時中北上叙

任叔實

俞時中將行友人餞於北門之外任士林執醆言曰士有襲家學以爲珍負材識以爲文其氣充焉其聲先焉然而仕循循進無異常人曾不得超越寥廓而窺光天衢豈天下盾夫以名進吏部夫人而能爲賢乎將蟄爾聲抑爾氣不使激昂於時一以于格律之公乎抑道寒士薄未嘗日造中州上國屈折王公之前拜自擻以成其身乎不然棟梁者未之收而桷榱之用將無自而振乎今之世雖多賢不能盍子也亦明矣而子又非蟄爾聲抑爾氣使不自耀者則餘二者爲之决矣然嘗觀昌黎韓子

作張籍李翺之徒遂亦名世然蘇氏之開亦待歐陽子之門而大吾起視江海三十年無袨舉事負材抱氣凡可爲張籍李翺者不少夫果誰爲之宗依耶蘇氏父子雖不迄再見而振動其聲耀使天下士皆願出其門有如歐陽公灼然復可見乎不也吾固不得而窺也子行道中州造上國拜自獻以成其身將亦子之取也仰視清列棟梁者收乎豈猶曰未也則子其榱榱以進天猶曰需之盍吾不信也

金石例序　　柳道傳

六經唯春秋有例謂其以一字制褒貶可舉此而通彼也史氏用其法載言紀事故亦有凡有例然春秋寓聖王經世之大權太史公倣之以爲史記徒例云乎哉自先秦兩漢而下論譔功業爲銘爲誄者之金石其斧衮倂乎春秋其銖量縣乎史氏使無例以爲之統紀則漫且靡矣金石例之作其殆得諸此乎昔

予入教國子潘文簡公以集賢侍讀學士領大司成每休暇造公見其簡冊紛披筆墨交錯即問公此何爲曰吾脩金石例彙聚旣繁資取亦富固若是耳予甚疑焉以爲言之精者爲文推原事始究極物變抑揚開闔傍通互用求之於例例盡則止孰若求之無例之例爲有得乎方將從公籍疑而公歿矣後十年公嗣子同知嘉定州事某擬以斯文將刻梓以承公志請予序予盖始得而觀之斯例也先括例次類例取於韓氏者十常八九謂韓之文起八代之衰而反之於正有春秋屬辭比事之教而例在其中矣懿哉公之用心也降今而後洽金伐石誄德銘功示一王之製作乘景鑠於無窮則斯例之傳其亦有功於韓哉由是充之雖至於春秋史記可也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錄序　　鄭千奚

臨川葛君子熙將之武昌錄學事挾太史危君太樸之書過予

黃山之下留連累日將別徵言以爲贈予語之曰予家新安朱子之鄉也子家臨川陸子之鄉也請各誦其所聞可乎方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學爲巳任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稱陸氏曰江西之學兩家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觀之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盖各因其質之所近而爲學故所入之塗有不同爾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況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同以人欲爲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乎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誕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爲學之常也陸子之說高才獨得之妙也二家之學亦各不能無弊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

終也流弊至於幽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頹惰委靡而無收拾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哉蓋後之學者之流弊云爾嗚呼孟子歿千四百年而後周子生焉周子之學親傳之於二程夫子無不同也及二先生出而後道學之傳始有不同者焉周程之同以太極圖也朱陸之異亦以太極圖也一圖異同之間二先生之學從可知矣子之教於武昌也其爲朱氏之說乎抑爲陸氏之說乎幸誦其所聞以教我

王生歸儒序　張玫中

能言距楊墨者孟子謂之聖人之徒夫徒距之而輒與之若是其重則逃乎彼而來歸者得無與其賢哉吾友王生故縉紳名家幼失所怙其族人合之逍遙觀爲道士既而來學於余聰悟警敏若聖賢之書諸子史傳既習聞之乃惕然曰家素以儒科

顯不幸而中徽而不肖者幸生以粗有識知乃棄去從老氏恐非先人遺意也乃解其冠裳謝其師歸讀書于其家別業於是吾黨儒者無論疏遠咸嘉尚之至有禮延之俾淑其子弟者嗚呼昔太史公著六家序說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又曰道家者流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絀聰明去健羨兼五家之長爲足以爲理夫太史公之論若是王生爲其能矣習聞其學矣乃能尚吾儒之教奮爾來歸爲儒門弟子師則視夫能言距楊墨者其輕重爲何如識者必有以辨之乃有請余言以美其志者予曰儒者之道何道也儒者即天地以爲道也天尊而地卑君臣之位也天生而地成父子之繼也一陰而一陽夫婦之配也日月星宿四時寒暑其比並其先後小大朋友長幼之則也觀乎流行之有序發生之有和禮與樂可行矣察乎天之經地之緯明乎陽之舒陰之慘政與刑可作也聖人

者出仰觀俯察立爲經制莫非以天地之道以爲道人之爲人者生於斯長於斯而待盡於斯固不能外天地之道以爲道不能外天地之道以爲道又惡能絕君臣父子舍禮樂刑政以爲理哉知乎此則太史氏之說然乎否乎雖然彼曠然者無所知無足與適也知而不之信信而不擇其所從知猶不知爾若生者可謂能賢也哉生雖貧志不屈身不汙爲吾道自樹立遂吾人倫長吾恩愛朋徒來從窮則相切磋以自善達則大行以兼善不其偉乎於是有以吾言爲足以輔吾教且有以達其志遂書以爲序

送甘允從南北上序　陳衆仲

天可得而知乎曰天難知而理可尋霜未隕而裘褐製日未入而膏燭具何也人知燠寒晝夜之必相代而至也夫旣知其必相代而至也而或戚戚於未至或用其智力以求其所不必至

是皆謂之不能知天陳留甘允從甫年少富才華天啓中遭逢
聖明得在延閣從縉紳先生纂經世大典方進用俄予病去久
之來江南補行省掾又拓落不耦於是閉門讀書治文章窮巷
草滅屨而允從之學大進矣夫天畜之厚者其用舒鬱之久者其
達茂允從去此其將有得於天乎天何心哉盈虛消息相推而
至者天不能齊於人而人不能辭之於天也今中書左丞耿公
器識宏朗位高而禮恭海內之士咸願進見莫得展布尺寸況
允從有知遇之素顧不得少自見於宰物之地乎吾知允從將
有得於天者殆亦於是乎卜之嗚呼余閱世深矣事皆不足據
惟天寂可信允從其行矣哉

送劉粹衷赴旌德令序

劉君粹衷之爲旌德令也客有過余言曰粹衷名進士其爲人
也和而易宜在館閣爲文章從容縉紳間柰何治縣縣難治也

必有疆明之才而後可以剸劇粹東柰何治縣亨應之曰亨以後世之吏求粹東乎世以疆明稱者未必良吏也疆而無以養之必嚴刻明而不善用必苛察以嚴刻苛察而施諸政亦難爲下矣大抵若是者皆急於近名近名非良吏也古之君子未嘗有心於治人而人未嘗不治於君子誠以待物則物無不孚公以涖事則事無不當君子之身禮樂之器也政教修禮樂之用行焉禮樂之用行民將不治而化矣是可與嚴刻苛察者言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民不難治後世無善治之吏於是乎有難治之民及其難治而又急之則所治者與治之者俱困矣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孰謂和易者不足以治縣夫麟儀儀鳳師師不鷙不搏飛者走者莫不爲之先後麟鳳亦何用鷙與搏哉粹東方將爲麟鳳於粹德粹德之人方將先後之不暇而亨以向者之言惑之無乃不可乎客唯

而去明日粹衷來別因述與客言者爲粹衷道之

孟君文集序

程以文

文者車也故善御車者必範其馳驅善爲文者必正其法度爲文而不正其法度猶以詭遇御車而不能行遠也審矣况虛其載乎今世人莫不能爲文大槩有三托物連類因事賦情語麗辭瞻悅可人意是曰應世之文識高志遠議論卓絶發救衆之至味振金石之逸響使一世之人皆服曰名世之文編之乎詩書之冊而不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不疑聖人復生不易吾言千載之下有好之者所謂傳世之文也有志於文者亦莫不欲傳世而至於名世者已不可多得往往應世而止耳然則文豈易言哉山高而雲興焉井深而泉冽焉枝葉暢茂其本百圍盖積於中者厚則發於外者大如斯而已矣平昌孟君善爲文往年讀其擬古數篇不知其生於今世來京師始得請教門下因

又得其已亥集者讀者彌月而後已其文有先秦戰國之風馳騁上下縱橫捭闔極其變而不失其正如王良造父之御然余益以喜其合於法度也孟君嘗進士於鄉嘗佐使者行治所歷天下十七八雄才大略見諸行事之實而發為文辭又不苟於空言如是而進之名當時而傳後世豈有難耶然而世之人知其為人而未知其文也其文特餘事爾非其志之所存也其志之所存固將有所大用也豈文乎哉余既手録數篇以自矜式復敘其集而歸之雖然孟君之文後當有大賢君子表章之惡以余言為哉讀孟君之文而徵余言或者知其不誣也孟君名昉字天曉今某官云

書則序

韓明善

書果有則乎書心畫也短長瘠肥體人人殊未可以一律拘也書果無則乎古之學者殫精神靡歲月臨摸倣效終老而不厭

亦必有其道矣蓋書者聚一以成形形質既具性情見焉異者其體同者其理也能盡其理可以為則矣三代之時書以記事未始以點畫較工拙也然而鼎彝銘誌之文俯仰向背精入芒髮是豈有意於工也哉亦盡其理不能不工耳秦漢而下以書名者何可勝數蓋書之理者惟鍾王逸少數人而已其殘縑敗楮刓碑斷碣幸存於世者皆為人所寶愛觀其霞分雲駛龍跳虎躍變化倏霍莫適控搏可喜可玩可怖可愕而不可測識意非法度所可拘攣徐而察之俯仰向背之理若合符契後之學者互相憲述隨其所至而各有成下至黃太史米南宮書體尤縱肆而法度極森嚴故皆可以擅名於後世由是而降人益事書其資善書者又好為甚高之論以為師心自用足以成家何必為是拘拘也其形質性情踈盭昏惑而不則乎古後不足為來者則書道之中絕以是也夫今承旨趙公以翰墨為天

下倡學者翕然而景從趙君仲德嘗請書法之要公謂當則古無徒取法於今人也仲德於是取古人評書要語輯爲一書名曰書則以成趙公之意而惠學者以指南也好事者將取而刻諸梓仲德俾余爲之序夫書者六藝之一儒者所當事也書有自然之理理之所在學者則焉射之正也車之軌也砭劑之俞榮也是書傳學者之厚幸非與仲德又謂余嘗取先儒讀書之法會粹爲編未成成且併刻之嗟夫考古昔之言以求事物之則經籍所載盡儒者事也豈惟書哉趙君其進於是矣因併誌其語於篇端

風水問答序　　洪武胡仲申

烏傷朱君彥修故文懿先生之高弟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游最文嘗有志當世充賦有司不合退而業醫猶幸而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餘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右又

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答書成示余雙溪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隤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溺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為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偽又多秘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辨之以為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為宗室以處審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宗祖之神上參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并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為都邑宮室設也至冢人墓大夫之職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皆欲擇之其兆

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爲得也惜其書不見於二
百年之前紹興山陵卜之議晦菴朱子以忠貫樞夫以一世
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萃乎其人觀於天下之義理多矣而
篤惟蔡元定之說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
之學於勉齋四傳而爲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計其平日之所
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簀之日必
能是正其說傳信於人而顧使瀚得而讀之豈知言哉且瀚先
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而不暇擇嘗傷然於先
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書欣然如獲拱璧吾里有余禎
者以是術遊江湖間邵菴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準
虞公稱其有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楊之非而不悟指蒙
非輅所作則與瀚同一感也書之于篇末君其幸終有以教之

趙氏合族詩序

天下之生皆同胞也而吾觀之一邑之間爲秦越者不知其幾焉一鄉之間爲秦越者不知其幾焉甚則一室之人猶秦越也嗚然思之何其相去遠乎哉意者不幸生今之時民不見德其少恩固宜則求諸古而觀之賈誼稱庶人父子之間借耰取箕遂有德色誶語以相夷則當時之爲萬石君者蓋少而如誼所言者家自爲秦越也吾猶以爲漢承秦敝其少恩去禮義固宜則又盍求諸古而觀之有周之興可謂美矣而葛藟之詩有終遠兄弟之歎杕杜之詩有獨行踽踽之怨其宗族兄弟既不足恃欲得他人而親之又終莫之顧而比焉以文武成康泰和之風陵夷至於如此則所爲秉彝好德者其心安在哉天理微而已私錮之耳吾豈以是誣斯世之民乎金華吾里也比歲兵興吾從事於外間而歸省先墓見其故人長老朋友間未嘗不雍雍然過叔友家數相勞問見其長者少者盍怡怡也范先生曰

趙氏合族以居矣長曰伯明次曰叔友又次爲叔誠其先人亦
諸孤之一日皆幼也家落食指衆懼不足給又歲頻苦兵華人思
逃難故其兄弟散而居之逮今二十年叔友既買池合塟其先
世之喪積其所有卜居雙溪之南復迎其兄命其弟同室廬以
處合釜爨以食有無相通而欣戚無間也此於名教益有聯焉
余聞而嘉之今天下之人心習於故常風靡波蕩非有先王九兩
之法以聯屬之必大　何入於禁■不得已而後有司舉刑
罰以繩御之彷　人之家不待壯而出分
貧者至老而無　不見讓以是爲固然耳
則令叔友之是　兄弟之間將有油然而
不能已者庸　是心天下爲公大道
之所不在於　猶後而見之乎今以孝義聞天
下稱浦陽鄭　而興起焉鄉人歌誦

之訖茂如也

者竊戒則先生之

言傳信於

詩叙

洪武聖政記序　　宋景濂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於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其勢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國最正雖曰算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摹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

皇上以布衣受天命蓋與高帝同雖當開拓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寧迨夫正

天位朝萬國經緯圖治恒若不足於是綱舉於上目備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嚴矣　御極之日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

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於郡府率皆設衛權一出於朝廷而爲將者不得私而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倖位絶矣冠服有別防範有嚴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褒賞教育人材優前代正禮儀之失去海獄之封嚴宮闈之法厲忠節之訓劾積歲之奸如斯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所未行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盖自近代以來習俗圯壞殆將百年而天生大有爲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睿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爲職業親見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別爲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無不載焉聖人之作也萬物咸欣覩焉故凡

金科之貟玉條之列著之於簡書列之於琬琰傳之於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爲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臣不佞請以是序于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隕越之至

大明日曆序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修大明日曆成粤從

皇上興臨濠踐

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飭之諄複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修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盖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

皇上爲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而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衂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筭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

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長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事平則上章繳歸士卒還營其大政有紀六也嗚呼

帝力難名及越前王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壽考之運功業之著繼述之先後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書推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亦非也必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署濂幸獲日侍燕閑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焉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修實録者有所採摭幾傳信於千萬世也

送胡先生還金華序　　蘇平仲

前年秋伯衡以非材忝教成均會許先生為大司成相與甚親且樂也未數月而張君孟兼亦來為學錄吾三人者婺人也人已愛慕發爲士友矣及

天子招延儒臣纂脩元史而宋先生以前起居注來胡先生以
前郡博士繼來王先生以漳州通守又繼來相見益親且樂三
人者亦婺人也人皆謂婺信多士友而伯衡與諸先生亦自慶
夫會合之盛焉夫士君子出而宦遊其所至之處一旦遇夫同
郡邑井里之人爲樂固無以加也而况於其所遇者有親戚之
好有同門之雅又皆以文字爲職業議論沾濡翰墨輝映有相
覯相長之道其樂何可量哉許先生歸且踰年今史書告成胡
先生復引年固辭而歸則於伯衡私心如之何其不憮然也雖
然尚論東南文獻之邦未有先於吾婺者也其人材之衆學術
之懿蓋自昔然矣奈何比年迫於公私之多故非其父兄之甚
賢教有所不暇非其子弟有超卓之才傑特之見不能終學者
亦多矣他日求士於婺蓋一如求金錫錢鎛刀斧於鐵爐少則
豈不大可愧乎伯衡竊懼焉幸而教于鄉閭若古之所謂父師

以師者有許先生乃今胡先生又歸推夙傳於先正者以淑之二三子薰蒸而成就夫何難焉則人材秀出足爲邦家之光猶及見之其樂又可量哉此伯衡於先生之歸始則慊然而更以喜也昔仲尼念吾黨小子之狂簡於是乎歸而裁之今二先生固不敢自同仲尼然二先生學仲尼者也仲尼之於魯二先生之於婺其爲父母之邦同也而婺亦伯衡父母邦也則以仲尼之所以造魯諸生者而造婺之諸生不惟二先生是望而望之誰哉先生歸會許先生於四賢精舍幸爲伯衡謝焉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自三代禮樂蕩滅于秦至漢代秦而帝去先王未遠宜可以復其禮樂而爲治於天下矣然高帝不學而佐非眞儒故其爲治不能復禮樂於三代殆亦叔孫通之責哉方叔孫通說帝之起朝儀也帝曰度吾所能行者爲之不過謂定君臣之位而已固

未及乎先王之禮樂以達于天下也而叔孫通遂以興禮樂爲名廣徵魯諸生是以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至哉乎其言之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寬仁長者其豈無本乎曰固矣然漢承秦變古之後以古變秦其惟三代之禮樂乎公三代之禮而教民以中襲三代之樂而教民以和使中和之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疵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矣乎是或兩生之所蘊也惜乎叔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難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尊君抑臣之儀緜蕝而習之及帝既行暴之酣呼拔劍者莫不震肅而帝亦起皇帝爲貴之歎則叔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百年之漢遂以爲禮樂止於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叔孫通之責也此畀異時賈誼

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感憤而增歎豈獨今日兩生之不肎行邪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叔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世君相之圖治者其可不知夫學乎今

皇帝緝熙聖學治倣先王混一初元命中書暨翰林太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徧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與攷訂之將以成一代之制也而吾鄉宋伯賢先生實在徵焉先生生東南游西北遭時多故歸隱山林飯疏飲水益力於學以學之爲王者事也故其論道德必歸之于三代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於三代之英則今也應徵其能不援三代禮樂以爲

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肎爲漢行先生爲

國朝起是

國朝之德之盛軼於漢而叔孫通之學不足以齒今之侍從大臣也先生盍亦懋兩生之所蘊使三代禮樂不得復于漢者而復于今日焉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將不復發憤增歎於異時矣非先生其孰能與於此哉告行之日書以爲贈

虞先生遊詠圖序　　張則明

常熟州治去西北若干步爲海虞山山行若干步爲東南前峯又若干步爲維摩嶺由是躡重巒踰疊巘西亘十餘里峻極拂水岩然後漸趨於平壤焉且長江大湖映帶前後琳宮梵宇隱見林薄烟雨間其狀蓋與羅浮匡廬相爲髣髴觀者往往悵於所遇獨予以羈旅未獲造之去年冬十二月廿又五日海陵李君克敏來遊遂率所知者凡六人相與具杖屨取山徑訪招真仙館登望湖亭吊仲雍故丘謁龍母祠旁及仙姑水簾諸洞逍遥空青寒翠之外始盡得其形勝既而退集周鍊師山房行酒

賦詩君以山中古跡命題會席前有萬年枝翹翠可愛遂取古人好風吹動萬年枝一句各探一字爲韻詩既成友人陸子啓氏顧謂予曰諸君多江海之士是集不易得也願寫山爲圖將詩其上以識其事子其序之余聞晋永和九年羣賢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列坐曲水一觴一詠放浪形骸之外右軍王羲之爲記録其所述一時風流詞翰至今以爲盛談每誦其文竊慨寥寥千載之下無復能繼之者曾謂斯遊敢以晋人風度爲比哉然是圖也青山白雲他日異域時一展玩某水某丘如在吾目其題某詠如見其人視晋諸公所以興懷陳迹將不獨出其闕典歟衆曰然於是作虞山遊詠圖序偕遊者金華時某已西鄧某邑人趙某陸某即子啓也錬師周某也余則衣冕張著也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五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論一

過秦論

西山眞氏曰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其意以攻守爲二塗豈知三代之得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以不醇也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

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也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

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仟佰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粮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

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論限民名田　董仲舒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佰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貧民常衣牛馬之衣

食大䖍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論春秋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

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殺君子殺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

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論項羽　司馬子長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左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論商鞅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

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論藺相如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異姓諸侯王論　班孟堅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

後外壞胡粤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響應瘠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孰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游俠論

荀仲豫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執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以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

世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輿譽為榮辱以喜怒為賞罰是以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

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齊俗文氣舒緩）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

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徙戎論

晉江統

論曰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

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自四
夷交侵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
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
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亂
夷夏俱敝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武帝徙
武都氐於秦川以禦蜀寇權宜之計今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帝
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
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此
必然之勢也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之人戶
爲仇讎之際徙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諸氐出還隴右
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
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
絕遠中國隔閡山河爲害不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

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爲五部户至數萬驍勇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户落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内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於計爲長也

爭臣論

唐韓退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薫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

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

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

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

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守道論

柳子厚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

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曰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拲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漢昭論　李文饒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

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覩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讒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孤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榷酤亦信任忠臣之效也年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可以痛矣

文章論

魏文與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金璞之寳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

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也近世詔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卅之不逮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逺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有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内未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韻者今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韻者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

越於雕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余言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歲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斯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論相　杜牧之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爲禍耶一男子爲

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顯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肯

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

凡人不欲爲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

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張辟強論　李文饒

楊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聦敏善揣呂氏之情竒

之可也若以爲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

劉氏皆因辟強啓之向使留侯尚在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

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

節置以爲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

盤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

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

將相之害哉漢高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

宗矣何日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植固矣若平勃二人

溘先朝露則劉氏之祟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酈高以紿呂

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呂豈不艱哉賴產

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紿說哉嗟乎

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

爲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沮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爲

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